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

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

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

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

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賈左氏家亦有是說服虔

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

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

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

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

是考聖年貞日

公羊義疏五

一

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臆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
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
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故或銘曰維王十月
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
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
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誥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
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
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
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
也所以尊先王之通天下之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
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
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黜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
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自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與
義公羊說有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
周家封建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
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擘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
得周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
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
王自其正朔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
無殊異何得比殷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尚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
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
功法莫大於是矣味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夏之
篇章旣已泯棄唯商頌而已孔子旣錄魯頌同之二王之
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書爲後王之義使後人
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
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
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桎梏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
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
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
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
法正之道正木而未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
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
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
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
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傳邵平文哉又衛靈公
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近義云王者
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益
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
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將
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
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
為正者宜取為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
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為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
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
顯不

己巳日有食之

疏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

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為三月之朔

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

注以此為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為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三日

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日徐澂注穀梁又以為正

晦於傳例亦合劉欲以為正月二日徐澂注穀梁又以為正

月晦日經繫之干二月杜氏長麻以為二月朔均與穀麻不

合經三月有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
戊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
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
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

二月

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

無所据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具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是以知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流空貫不言之妙皆

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昭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

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

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爭有記異也注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

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

僭魯隱係獲公子輦進詔謀疏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

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

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

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

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
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
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
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
而知則是數自常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
而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
忽爾殲匹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
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
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祥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
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議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
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或取去之則害
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
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
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
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蝕星實有戴山崩地
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
月有鷓鴣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
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
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
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
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
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

詔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
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
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帶進詔謀下四年鞏帥師伐鄭傳公
子鞏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為其
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弑君又引京房
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
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
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
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据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曆合又
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
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
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
其云申志反
下殺其君同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
舊疏云或日者卽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
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
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
亦此是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

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

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

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日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屬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口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麻用平朔或有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己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

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昧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若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楊疏引
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
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
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

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
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

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

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

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

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

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
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
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焉按助記
云儒當慎之譌此慎弱正字也說文人部慎弱也可證釋文

儒乃亂反又乃卧反据音知本从奠今亦訛从需注不言
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
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日是也
不放正文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
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從月段氏玉
戕注云日下之月術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从
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
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
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為君陽月為臣陰
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
有不食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為證按春秋書日食不
書月食有字从月不從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
儒說春秋以為有者不直有之詞如有蜚有或言鴟鴞來巢
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也說文有月食
而曰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
月以月食日為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
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為向以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
人乃以圍圍升雲為向以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
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
食三尺童子知之為五經無雙之大矯而復不省憶必不
然矣阮氏元學經室集云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語百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
至周詩始見曰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曰有食之皆
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專尤○論語爲政文殺梁傳其
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寡尤之意○注不
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
王內錄者當據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
下記異曰食魯亦同
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

疏注平王也○據麻三月無庚戌

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
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謚此無葬文故云

也

何以不書葬注據書葬桓王疏

注據書葬桓王○莊三
年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

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
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
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

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
葬填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
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
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
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存在疏也

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不得必

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常越綈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

之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諡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綈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

不言

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斃篇王者崩諸侯

悉奔喪

何臣子悲哀勸也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槨盡悲哀者

也此云

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

重者非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

屈己親

猶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

其時葬也

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天子喪當奔不得

必其時葬也

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

父母之喪

越綈而行大鴻臚陸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

春秋之義

未踰年君死不成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

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
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賤生之
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為一人子乃能
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
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
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
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
於父則常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
公以卑廢尊與賤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
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几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
諸侯未葬嗣子問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
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
在喪不奔喪蓋賤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
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
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
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
為嗣子在喪有奔喪之意因有不得已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
也恩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或言薨天子曰

崩注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憮然伏僮天下擗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卽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殯也殯字譌白虎通崩字不見字書釋當爲隕故爲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親古者王者登假也則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亾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爲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之爲言奄然而亾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輝終絕卒之爲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殯見少部士曰不祿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士曰不祿注

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爲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

禮故爲恩錄疏唐石經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

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土曰不祿不復食祿也
說題詞云土曰不祿為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
虎通云天子崩崩何別尊卑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
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
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
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
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
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斃篇天子崩遣使赴諸
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俱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
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
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斃云臣死
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
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
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
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諸侯諸
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也
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禭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麻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
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
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
鳴注君賻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岐誤故說

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

以尹氏立王子朝也

疏注以尹

○在昭二

其稱尹氏何注

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

疏注据宰

○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爲貶注据俱卒也

疏注据俱卒也○舊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

曰世世尹氏也

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

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

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

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爲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

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

引千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世卿非禮也注疏公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

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尊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

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讒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

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譏不能退無罪疏

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

云春秋讒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顯權皆危亂

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

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

安法以諸侯南而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外臣北面

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

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

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

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

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

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

也尚書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

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几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

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指皆同公穀譏

世卿非祿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為世官

趙注仕為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
 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蓋
 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
 以所任賢謂之上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
 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
 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
 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
 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
 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
 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勢力是以主無遺
 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
 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枕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
 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卓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即此讓世卿義也○注卿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為其專權傾覆國家
 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
 曰讓世卿世卿非禮也苟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
 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冢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

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
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
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
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若貶言尹氏
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何貶曷爲貶世卿又襲二十五
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世卿又襲二十五
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
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
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
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後舊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
官邑延及子孫終後舊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
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未則正其本者繁露度
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
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
眾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
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
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
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讓
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日君子務本繁露重
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讓
至絕之○過毛本監木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卽

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卽此文是也則舊疏本
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卽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
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注明君至無罪○思氏棟云荀子
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
多用案字案者考也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
衆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徒論語曰舉好之必察焉又云
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舉好之必察焉又云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眾惡之必
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
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
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
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
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
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最所以成世也其君以賢爲功以毀爲
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賢爲功以毀爲
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賢者進少賢者退是以羣臣
比周而蔽賢百史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諱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替而刑
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據原仲不卒疏陳薛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

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
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

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

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

有恩禮疏殺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

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其

有哭位周旋躡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

通義云蓋王喪士誦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

錄卒知非主爲護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

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

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

其常故也若道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

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
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饋贊之人
也按尹氏饋贊隱公卽爲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
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
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

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曰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贈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饋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後刻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据宰渠氏官

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

尹氏見上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

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

死未命而便爲大夫蔣父子之恩故稱氏言于見未命以譏

之疏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

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存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自
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
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
稱先人不傲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
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
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
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
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為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
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
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
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
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
副倅然則門子為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
○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
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
則饋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
者也其祭統在一階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
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為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
喪之禮升降不由階階出入不當門階三年之中慎若父存
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靈竹
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
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
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
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
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
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下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

注當喪謂天

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

毛伯同疏

殺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
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

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
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
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
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
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
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
○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
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悼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卽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之義。

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

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

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卽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 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

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

皇傷孝子之心

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

求金皆爲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
有賄賂○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爲
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
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
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
翟氏灑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
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蓋通于下注
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

云爾者嫌天予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疏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
亦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股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
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

皆而問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
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

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帛
而含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購焉春秋譏武氏子來

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
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

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

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讓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葬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衰內也宋稱公

者般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

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麻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歿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於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瑄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
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
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
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
葬豈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
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
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
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
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
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
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
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
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縷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
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掘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
魯之諡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
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
智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
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
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
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而云不祿者言

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
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
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問人通
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
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
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
問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
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告他國
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
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
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
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喪
鄂本作喪○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
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也○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
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鈞命
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借二十
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
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
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無貶黜之義也繁
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曾稱公皆使服其
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

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債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

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諡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

段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

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葬篇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

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

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

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

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

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盟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
於隙地曰會又云蒞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
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
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
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
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往日往月士之
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
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
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
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齊官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
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
婚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
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
文補白虎通前堯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
城北按國君葬禮儀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璜玉葬魯
升正樞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右八人
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
池振容輔荒火三列敵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
五貝輔奠二敵奠二畫奠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
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奠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遺
車視半具鄭注諸侯亦大棺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

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圓弓國君七個，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會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會、子、問、諸侯相諡。此諡誄之禮也。同士作六軍之士。執拔薙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斬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世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穿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所誨，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碑均其禁，此空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棺，速也。注：渴，喻急也。釋名：禭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謂急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渴，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卽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罔不成，遂急之也。從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渴。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蔡邕語之轉。漢書注：以蔡爲草，非也。不及時而不曰慢葬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葬至也。校

勸記云：鄂本閩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蕪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爲薄。按以稱釋：慢猶以急釋渴。米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慢不念早安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

公羊義疏五

祭葬祭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過時而日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

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日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怠也解段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

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爲懈緩故不日

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

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禮卜葬先遠日故日

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

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

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當時

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

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

吳卒六月葬

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疏和卒十二月癸未葬

朱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

其位而卽之難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

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威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

私愛亂適以開觀觀者平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末者貴正其本是以未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

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她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而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

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備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

豈日記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事云乎

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迷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講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其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止不若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蓋也。郭注：蓋何不也。言何不終爲君也。與論語云：蓋各言爾志之蓋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公，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曰爾爲吾子，生毋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杜注使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

公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惇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

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

梁傅里克所爲弑者趙策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

家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爲急趙策秦趙策並

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

也禮記曲禮納女子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卽下文之致

國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

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卽若使

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粗則不然謂若粗則不然也燕

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

注爾女至反國疏百爾君子羹爾汝也故書

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吾立乎此攝也注

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

公羊義疏五

誓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禮元年杜注云假攝君

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

卒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

王幼周公攝作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

已爲君行卽位禮猶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注馮與

自謂攝故云謙辭督共弑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

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

言國中曰殤公卽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

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改殺孔父殤公怒遂弑殤公而

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

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

乎弑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

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

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形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

許與晉御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

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

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
兄了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
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
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
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卽桓二年宋督
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
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
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
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
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
其讓意也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

亦此義也故君子大居正

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

袁盎傳云殷道親立弟周道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
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
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
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
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
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
適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
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公羊義疏五

三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言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穆公亦死而讓得爲

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

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

立弟國以不甯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穆公至止也○通義云不責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爲重者穆公廢子

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常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卽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唱禭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卽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四年
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

注以上有伐杞

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

洧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洧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
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洧于杞又遷都洧于疏引世族譜云杞
期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
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洧于成公始
見春秋洧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
與洧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
杞縣也洧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洧于
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
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洧于然州公亡國後僖
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
杞先都洧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
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洧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

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

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

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

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

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

留雍丘縣是也夫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

為紀之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

未為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

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

亦書者為久也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

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為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

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

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

日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諱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

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為人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

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

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隱也注既伐其

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
此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
取郟取防倍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
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取
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
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
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闕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
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
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
以宋滅郟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
託始之言始有納幣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始
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
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
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僭注云傳云爾
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
始即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
屬是也通義云苑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下
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
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
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
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

之从叩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

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

同釋文無不言弑其音申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

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

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

作弑爲正段氏玉裁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其君或云殺

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

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

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試斷無以殺爲弑也凡

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爲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

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

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

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某君者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

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

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

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

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文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

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脯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幾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講外殺而誦弑者且有之弑而誦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獄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

注

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據齊

○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同義

卽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

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問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己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

四年遇于清者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相潘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

也又清水亦謂之清
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為朝天

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

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

○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

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

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

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為畜以幣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立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觀殊鄭注謂
春秋受學於朝受享於廟秋觀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
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
唯觀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
迎之于著與觀則待之階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
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
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為統名外
此則遇較朝為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
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
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
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
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
易經書季姬及郚子遇于防此婦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
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
亦非魯宋所行之禮也云朝能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
解云即朝天子罷朝詳見別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
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別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
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
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鄭此言則夏
天子六年一巡守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鄭此言則夏
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鄭此言則夏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
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
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
禮經聘禮觀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
矣觀禮注受舍於廟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
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
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是來傳慢之
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
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是來
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
賦清人者也○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
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
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殺梁傅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
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焉與公羊合
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
亦有公于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
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
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
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善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
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卽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魯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鄭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

伐鄭則曠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鞏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禮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注以入桓稱公子卽桓三年秋公子鞏

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注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

貶疏注據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與弒公也注弒者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義梁傳鞏者何公子

也○注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何也○伺開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何事○可稍稱弑之說○文稜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誅弑雙聲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易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君之賊無所見○故解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榘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所答問云凡纂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上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其與弑公奈何○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公子鞏詔乎隱公注詔猶佞也○疏注可奈也○卽無可奈何也○公子鞏詔乎隱公注詔猶佞也○疏注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楊注詔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鞏知臣窺君之言○是也○羊義疏六

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若云詩子之

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

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子子憎經傳釋

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推云何嗟

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詔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

作軌卽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合較此隱曰吾否注百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閩本

傳爲詳隱曰吾否注百不也疏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

注否不也○易彖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

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然則吾使脩塗裘吾將

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諫尤爲春秋所許

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

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

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

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
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
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
水出太山梁父縣東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
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
○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
故別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卽作避字○注故南至
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
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
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
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
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卽位之禮
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卽取
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
書營塗裘亦無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
以見成公意也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猶或也儀禮士
昏禮記曰若衣若弁襄十一年左傳曰若于若弟又曰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
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
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
子哉若人謂此人也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於是謂桓曰吾爲
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子口隱矣

注

口猶口語相發動也

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

謂字之省說文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

蓋讓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

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

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

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

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於子允曰隱公欲遂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立去子子其闔之

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

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

謚者傳家所加疏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予允許諾

依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謚順

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碚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

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騶每有如此舊疏云

死謚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

以治病請禱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

福疏

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

地名

○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

戰于狐壤

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

則鍾宜鄭地

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

洧水上招魂續魄

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投號

旁招以茅之事

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

巫祓除者女巫也

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

訓鄭之神巫是也

○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

除疾病注招招福也

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

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

咸索隱以巫咸爲巫現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

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

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現女曰巫

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

不爲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

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聽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日現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慮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

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憑之鍾

有兩稱名巫名現女子陰也

不變直名巫無現稱呂覽侈樂

公羊義疏六

現說文巫部現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現女曰巫又
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
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現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現巫
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現女
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
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
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
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
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
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
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注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

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碯乃因桓公母家

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

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

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卽濮水按水經注

水篇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水按水出焉

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海與之過枝流脈亂互
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
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
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廿七年
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出陳竟則濮非陳水
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
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巨縣
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巨縣者首受
濟別出酸棗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
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
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
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
則州叶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
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
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之
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
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据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至稱人

○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討賊之辭也注討
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
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石碣
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非也州吁弑桓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濊者讒失賊非也州吁弑桓
公而代之爲君石碣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古
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讒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
殺陳佗而後可也

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
濊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
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
下天子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
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
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
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濊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者廣
又云王者諸侯之子莫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
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
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
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者亦書
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
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義亦卽穀梁謹之義謹而危之
也州吁已自立爲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碣手定大難討除
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爲討賊者

張義所謂責
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

注

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

疏左傳逆公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爲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與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別於尊者也

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

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

公之立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据尹至朝也○言立

眾立之之辭也

注

晉得眾國中人人欲立之

疏

左傳晉眾也

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
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
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
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
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眾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
云衛人者眾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眾也
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然則孰立之石碯立
人作眾是人即眾故書衛人爲眾詞也
之疏晉世家云石碯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
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碯作踏惠氏棟公羊古義云
說文無碯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
賈逵云石碯衛上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注据尹氏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眾
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眾眾皆
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眾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
義聽眾立之莫也不利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

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

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也君無賢所以無

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雙幸之

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

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

云聽眾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眾立之爲篡也當據

以補正按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

晉是也衛宣爲眾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

得立上衛宣聽眾立之則不能無惡故警人以善其得眾書

立以見其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于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

也不書于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

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

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

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

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備有討賊

功又順與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

徵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
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讓然
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
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眾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眾
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
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
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即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而
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刺之立不言刺之立者
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刺之立者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
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
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也○注大國篡例月
舊疏云即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而衛侯朔入尹衛哀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
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即僖二十
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之屬是也○注立立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為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昭
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眾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疏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魚于棠

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公曷爲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而觀魚注據浚洙也

疏注據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

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

來之者齊八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

急由口授也

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
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
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調德爲升未
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
爲登與升同義說文才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是部遷登
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
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
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
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
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
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狸
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
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壑兮使譏詔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今
謂蕙若其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
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百金之魚公張之
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矣張謂張問罟障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

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滄日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
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贖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頗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開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全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栴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闕本監本毛本同鄂本岡作綱釋文障作鄣周禮奠氏掌設弧張注弧張鬻孛之屬所以屬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害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上

文曰公易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

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寇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

例時從行賤賂之疏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

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

繁露王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

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昔今直

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

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
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難厭
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
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園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
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
犬詩曰采芣苢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
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
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
能足之况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制度使諸有大者祿
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
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營其貨
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
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
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
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諷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
公羊義疏六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

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云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河水又東

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

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

也分濟於定陶東北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

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

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

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

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卽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

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

魚于棠棠卽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色一宋

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

余謂棠菜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

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

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不得為濟上之邑

或言率師或不

言率師無夏四月

葬衛桓公秋衛師入

盛一十二字古者

經傳異木後儒省

兩讀始合併之漢

石經

公羊有傳無經此

漢以前舊式可考

者校勘記云○注

至四瀆○爾雅釋水

云江河淮濟為四瀆

者風俗通引三正記

曰江河淮濟為四瀆

通也風俗通引三正

記曰江河淮濟為四

瀆者通也所以

插為九流出龍岡也

准者均均其務也

濟者珍物可貢獻

者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疏

其盛唐石經諸本

上地名東郡糜丘

城杜云東不剛父

未知是一是二泰

非盛地所及通義

始于是疾略之也

王棄親入兄弟之

吳同例矣按上二

傷害多則月此書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注將尊者

謂大夫也師眾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

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將

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

眾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

序官有此文自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所以戒非常伐無

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

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

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十萬人

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十萬人不能當十萬人

六師及之箋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五百人與何氏說同詩樸云

者般未之制未存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將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

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

周禮鄭氏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請

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

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也馬氏景解
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馬氏景解
春集與閭百詩書云國語俗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
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王曰
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
周注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
千五百人爲帥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
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
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
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
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見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
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
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
者眾也雖復五年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眾義也故經不
書甲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眾詞也經之大
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則稱師者滿師則稱師將並書不
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將並書不空舉將名大夫
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
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君行必有師卿將不言帥
從今乃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君行必有師卿將不言帥
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師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
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

不合見經但所師滿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
帥者一旅之眾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
將謂之爲人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
序列則將率師衆在上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
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師稱將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
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
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
禮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今穀梁有脫
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
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
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大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
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蒞屏之臣也任兵
革之一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蒞屏之臣也任兵
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探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
可知三子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
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皆積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
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
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常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
倍于師矣鄭氏荅臨頌古春秋億萬之眾皆稱師似亦不
專指二千五百人之將尊師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
數均與何氏微異

百人也衛孫良夫伐虜咎如是也疏注衛孫至是也。見成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虜此誤宋本虜字刻

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

舉以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疏注

卑至是也。即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為大夫將尊為卿與此

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即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

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

也正合三卿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

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

見上二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

年冬錄功惡有大小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伐鄭實是

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

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即謂

不言率師君為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

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

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師眾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師一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辭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眾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擄名而春秋子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信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徐至是言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眾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弼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操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營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徵考矣不

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此傳

知經難以稱人爲貶至國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

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子次恭校字